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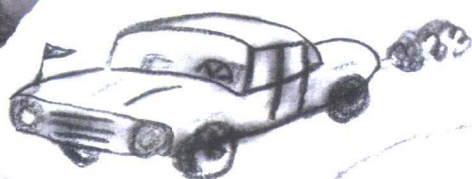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三部曲之终结篇

塌糊涂



塌糊涂

石康



民族出版社

石康 / 著

一塌糊涂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塌糊涂/石康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1

ISBN 7-105-04497-7

I. 一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0210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网址: 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310 千字

印数: 0001—25500 册 定价: 22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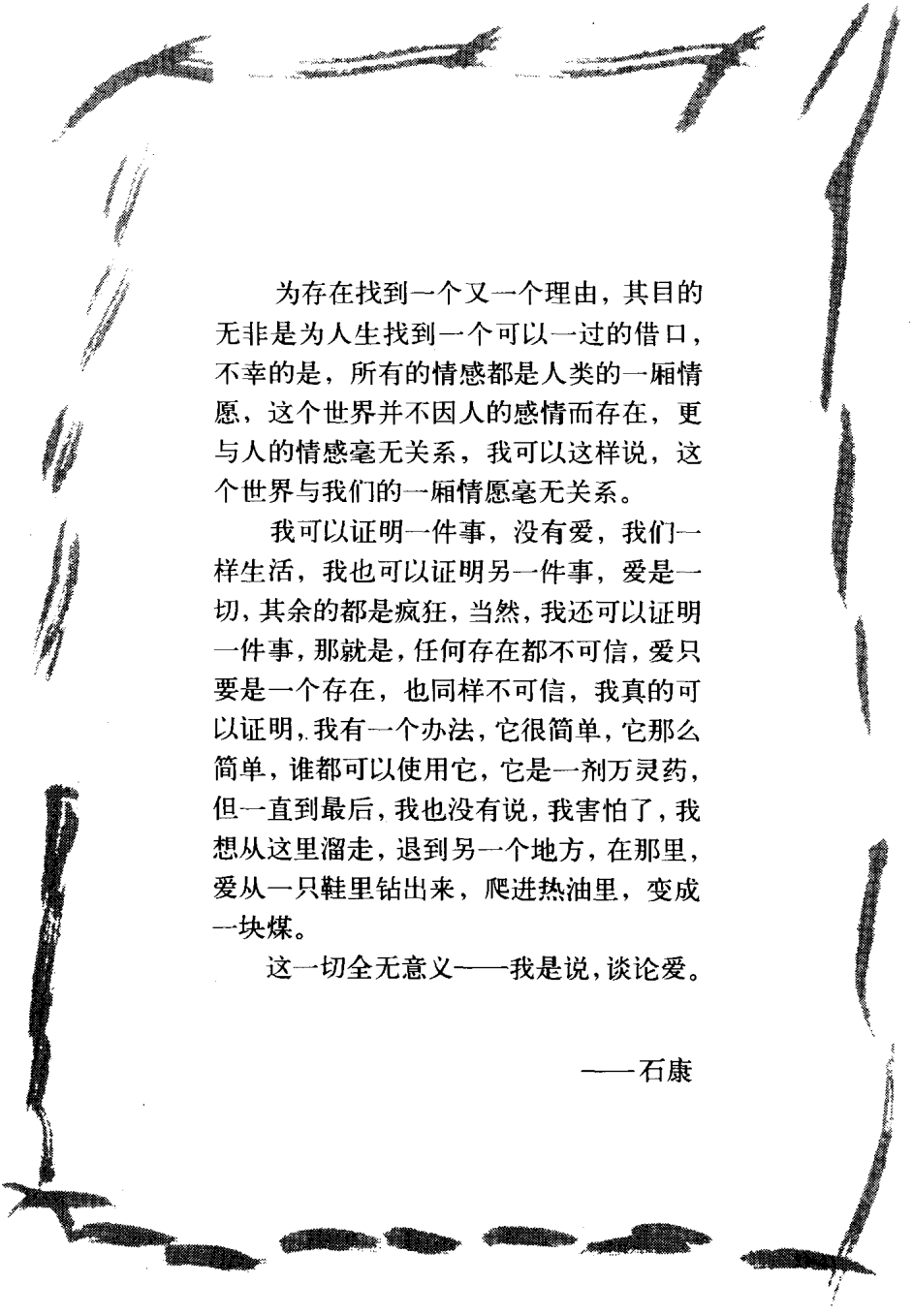
(总编室电话: 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作为上帝的使者，嗡嗡来到人间的目的，就是专门指出我是一个多么无药可救的混蛋的。

我想，我在与嗡嗡一起，创作人间童话，这听来像是某种一钱不值的行为艺术，但我就是如此，像吃了嗡嗡下的某种迷药。

是的，她是我的奇迹，是我的虫子，她与我一起蠕动，一起呼吸，一起忘记自己。

嗡嗡，我在最可笑最荒谬的假象中与你欢聚，我们明明掉进一个大粪坑却编故事骗自己说在赴一个盛筵，我们在谎言中寻欢作乐，我们荒唐透顶地自圆其说，我们彼此照顾，我们寻开心，我们滑稽不堪地在死亡之外尽情舞蹈，嗡嗡，我要你知道，我其实早已心冷如冰，我是坐在烧开的油锅边上与你说笑，并且，为你担心着，因为你在乐得忘情时，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热油中去。



为存在找到一个又一个理由，其目的无非是为人生找到一个可以一过的借口，不幸的是，所有的情感都是人类的一厢情愿，这个世界并不因人的感情而存在，更与人的情感毫无关系，我可以这样说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一厢情愿毫无关系。

我可以证明一件事，没有爱，我们一样生活，我也可以证明另一件事，爱是一切，其余的都是疯狂，当然，我还可以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，任何存在都不可信，爱只要是一个存在，也同样不可信，我真的可以证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它很简单，它那么简单，谁都可以使用它，它是一剂万灵药，但一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说，我害怕了，我想从这里溜走，退到另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爱从一只鞋里钻出来，爬进热油里，变成一块煤。

这一切全无意义——我是说，谈论爱。

——石康

面对作为假象的人生
需要一种彻底的激情
这是一种真正的迷狂
只有这样 才能把人生当作
一场盛宴来品尝 这是一次不
可轻易错过的聚会在这里
厌恶是主菜 痛苦是佐餐酒
而无聊则是每顿必吃的面包
我没有别的办法去改变这样人生
只能满怀豪情地把人生的一切
大吃一顿



我的读者你要知道我在与你
一起参加这个偶然的聚会共同吃
下这顿大餐 我坐在另一角落我的
那一份与你的一样难以下咽……
眼前丰富的人生被你我共同创造

0

写小说是什么意思？我写了两本书，现在在写第三本，我想，我谈到过一些事物，我想，更多的事物我没有谈到，我落下了什么？是的，我落下了很多，能确定的是，我从未涉及有价值的事物。

现在，我在为我的读者写书，我为男读者写，也为女读者写，我还为漂亮的女读者写，尽管我知道她们对此不感兴趣，但我仍要写，我要利用我的头脑，使我的读者从中得到享受而不是折磨，更不想写些低级幼稚的作品来侮辱读者的智力，为此，我不惜认真写作，我有我的很多问题，在我狂妄的时候，我对我的写作有信心，相信我能通过文字做出点什么，就像牛顿在狂妄的时候，相信在宇宙里存在引力一样。

当然，对于引力，牛顿虽然找不到什么证据，却能洋洋洒洒运用数学描述他创造的引力，可我呢？我能用中国的方块字写什么呢？

也许我可以谈谈与我素昧平生的人，我读《罗素传》，知道他为能够顺利地与妇女通奸绞尽了脑汁，其干劲丝毫不亚于为统一数学基础所做的工作，我左手拿《圣经》，右手拿《古兰经》，同时读它们，我还顺手读斯宾诺莎的

石康作品

《神学政治论》，我还读《数学史》，为伯努利家族的奇特天赋叹为观止。我还读一些其他的书，我可以谈谈书中的人物，谈谈我的喜好，我的趣味，甚至谈谈诸多令我反感的电影。

但是，我现在不想谈，我什么也不想谈，没有事物经得住谈论，很多时候，谈论如同一只手，当你把手伸向事物时，事物在一瞬间便消失了，谈论无法触及事物的一分一毫，谈论什么也不是，而事物似乎是虚幻的，如果不谈论，就不会出现。

也许我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搞搞老生常谈，比如：谈谈道德。

在我看来，人世间永远时髦的风尚叫做道德风尚，道德是人类的一大发明，也反映出人类饶舌的本性，道德的价格似是而非，随时代而波动，而其深不可测的价值却更令人刮目相看，很多人为此着迷，我注意到，19世纪以前，欧洲最富才智的人几乎都把他们的天才浪费在讽刺教会上，然后，慢慢地，准星开始偏向道德，最终定在那里——然后围绕着道德繁衍出一茬茬大同小异的文化，就像母鸡围着鸡窝生下的一个个大同小异的鸡蛋一样——这种令人倒胃的人文景观没完没了，道德简直成了聪明人的零食和笨蛋的饭票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——何谓道德，好坏是也——做个好人可能运气会坏点，但能令人一生充实——狂热的迷信！非常叫人吃惊的是，谈到道德，连5岁

的小孩也能说上几句，而且绝不比一个 50 岁的大人说得差——在我看来，这种对于道德的兴趣实在是生活狭隘乏味的有力证明，至少，热衷于此道之人令我颇觉可疑，真不知这种长舌妇的话题什么时候才能停止——我可不想去凑那个热闹。

那么，我谈谈美如何？

既然真与善被道德关进了自己的城堡，那么，美呢？

我不知美在世间的命运如何，甚至人们是如何发明了美好的事物，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，那些已被发现的美在现代被商业资本大加利用，直至令人倒掉胃口为止，而更多未被认出的美则以令人恶心的面貌徘徊在世间，着急地等待审美专家前来认领，摇身变成赏心悦目的礼物送给疑神疑鬼的人们供其消遣，而相信毁灭美能带来快感的人们也在摩拳擦掌，时候一到，他们乐趣就会来临。

算啦，我还是离这个话题远一点吧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里面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东西。

我在人世间至今连一件确定的事物都没找到，因此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

我悲哀地承认，我像大家一样，只能夸夸其谈，胡说八道，不知所云。

我得承认，在写作之外，我什么都不相信，甚至连阅读也不相信，而在写作时，我相信叙述。

我别无它法，只能相信，而且这的确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，因为我在从事写作，如果不相信叙述，那么，我便无法下笔，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，那就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不相信叙述，那个时候，我便不写，与朋友打麻将，坐酒吧，驾车兜风，或者，吃饭。

如今是我相信的时候，甚至是迷信的时候，我坐在电脑边，敲击键盘，开始写作，一个字又一个字，我写下它们，并且确信，这些连在一起的文字具有某种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代表某种意义，通过这些遮盖一片片空白的文字，我能够重现或者谈论某个人，某种情感，某些回忆，某些包含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的事物，我相信，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，我将可能建立起一种形式，透过这种形式，让我可以对“存在”这件事说三道四，但也仅此而已，我无法回答任何具体的提问，比如，时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相信也没有人知道——有些事物我天天挂在嘴边，根本就是拾人牙慧，第一个说出时间二字的人也许在告诉另一个人“太阳在移动，虽然很慢”，但在我看来，他谈的不是什么时间，而是运动，但是，关于运动呢？很多问题便到此为止。

算了，还是谈其他的吧——用人人可用的方式，或者说，我最讨厌的方式，我是说，漫谈的方式，我可以谈我认为更可靠的东西，我见过的人，我们之间的谈话之类，我不能保证我谈的准确，也不能保证我的谈话成功，但我

会尽力，我不知人生应当如何，却知道人生很难谈论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肌肉变成脂肪，皮肤渐渐失去光泽，坏习惯不仅无法改掉，而且与日俱增，坏念头无法克服，而且此起彼伏，好奇心变小，自以为是，虚荣心增加，如果说到成长、进步、解放之类的东西，不知这些算不算？

我承认，这是一篇莫名其妙的序言，我尽力在里面讲出一些信息，但是，作为序言，它七拼八凑，一塌糊涂，还是到此为止吧。

1

我知道，别的不行，但说到“我错了”的故事，谁都可以讲上一箩筐，讲法虽不同，内容却千篇一律，无论是害人的忏悔型，还是害己的后悔型，在我看来，前者厚颜无耻，后者假模假式，两样都叫我讨厌，但在我的生活里，确实出过很多差错，我不知道我如何来讲这些差错，我确实不知道。

2

青春岁月一去不返对于我是有些标志的，即使把性欲减退忽略掉也不行，把肥胖贪吃视而不见仍然不行，忘掉

过去的阅读趣味也还是办不到，总之，青春岁月的确有些标志，虽然我说不清这些标志是什么、在哪里，我只隐隐感到，人生的一个阶段在某一时刻忽然间就不见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进入中年，还可以尽情享受苦闷和空虚，可以与疾病作斗争，可以慢慢死去，我有一些不太可靠的人生经验，比如，胃疼了一定要吃达克普隆，见到漂亮姑娘懂得少惹为妙，写剧本要多要钱，读不费力的书一定是在消磨时光，等等。我相信，这些不太可靠的人生经验对我的余生一定可助一臂之力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还有，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吃龙虾，发现大口地吃虾肉也不过如此，第一次见到太阳是什么时候？已经不记得了。我还记起一天读完可笑的黑格尔之后，自己是如何变得可笑的，我眨眼之间便发现除了意识以外，一切都不存在，都是幻觉，一只青蛙看到的月亮与我看到的一样吗？也许一样，也许不一样，大地、山脉、星星，都是想像的产物，走到街上，看见人群，我认为他们像鬼魂一样令我着迷，他们的幻影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，诸如此类的感受往后还会再有吗？还有什么东西会叫我感到新奇呢？我的心跳还会加快吗？我的脸会因为羞愧而变红吗？看到可怜的人被折磨惨死，眼泪还会夺眶而出吗？我还会爬上高山，仰望星空，感到自己很渺小吗？

答案大半是否定的，我感到我的心慢慢地被重复的生活变得麻木，出于习惯，也许还会有些条件反射似的动作，也许会脸红，会心跳，会掉下不值钱的眼泪，但我知道，那是条件反射，虽然我有意识地不肯承认，那也没

用，我的铁石心肠和无动于衷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掩饰的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我想，我也许用不着再欺骗自己了。

3

于是，我想到嗡嗡，她是一个自天而降的天使，她使用某种方式，在人世间与我取得联系，告诉我所有有关我自己的事。

当然，这些事情令我倒胃，厌恶得无以复加。

我意思是说，作为上帝的使者，嗡嗡来到人间的目的，就是专门指出我是一个多么无可救药的混蛋的。

证明这一点易如反掌。

4

嗡嗡有一双翅膀挂在身后，会飞，还会跳舞，还会感到委屈，还会撒娇，她过 17 岁生日后不久与我相识，那时候，她长得极像达·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，但却没有蒙娜丽莎那一身的毛病，比如，她不会在嘴角露出那么一种狗屁不通的所谓“神秘的微笑”来，在我看来，嗡嗡有肉有血，时常害羞，细腰长腿，发际还飘动着一根根柔软的毫毛，一望便知，是个货真价实的处女。

那是三年前的事了。

现在是 1999 年 8 月，7 月曾有那么几天，北京夏天气温连创历史新高，公共汽车内温度达 65 摄氏度，叫人怀疑下车后的乘客能否有运气回家，然而司机没有出错更应视为奇迹，一种叫空调扇的东西满街流行，据说它可以把温度降低摄氏三四度，供那些没钱买空调的人抱回家聊以自慰，整个北京最忙的电话设在供电局，报告断电的消息此起彼伏，抢修队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要求，按照电视上的宣传，美国热死 67 人，中国的行情当然可想而知，我的空调运行正常，但从出门后走入汽车到把汽车冷气开足这三分钟却让我数次热伤风。那十几天过后，北京的树依然很绿，街上仍然布满行人，天空依然灰不见底，而煤气照有，摁下开关，电灯应声而亮，水管中仍有自来水流出，每到傍晚，家家户户的抽油烟机隆隆作响，少许炊烟照常冒出，也就是说，北京终不愧是历史名城，再次稳健地经受住了老天爷的考验，我是说，这里万古不变，事事如意，一切均好，勿须多言。

就是在这种时候，我开始运笔如飞，巧舌如簧，勾画有关我，有关嗡嗡的故事，当然，我只是陷入对文字的迷信，试图通过文字叙述而已。

6

说实话，嗡嗡，唉，刚见到她时，真没想到以后她会如此可爱，这是所有事情中惟一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我在不该犯错的地方犯了错。直到现在，我也认为，我的错误无法原谅，因为那是以后错误的起因，当然，一错再错直至错无可错是我的特长，但这次却叫我异常恼火，甚至，叫我痛苦。

那是在3年前。

7

3年前，我与陈小露分手，决心从此收山，再不向姑娘看上一眼，还决心搞创作，把我那点可怜的知识与能力用在写书上，我买了很多书，多得可以让我读上500年，变成知识分子，甚至把家也搬了，搬到谁也找不到的东高地，唉，现在看来，这一切蠢透了，蠢得无法再蠢了。

8

那一幕发生在中国芭蕾舞团招待所的地下室，我是坐着小春那辆破夏利“的”来的，起因是我在东高地的家里写作，无聊至极的小春找到我，向我诉说他的无聊至极，

既然无聊至极，就应当想办法摆脱，小春的办法是找姑娘，如果条件许可，我想很多人都愿意使用这个办法，在你无聊的时候，能够找到一个姑娘，与她谈情说爱，最后把她弄到床上，然后设法摆脱，一切麻烦结束之后，你便有机会再次面对新的无聊，新的无聊与旧的有点区别，区别是，你懒得把前面的过程再来一次了，至少，你会缺乏相同的热情，这是纪德的经验之谈，但这种经验只对像他一样聪明的人有效，而对我和小春却不行——我们笨到还会再以相同的热情再去寻找所谓“新的姑娘”。

笨蛋总是可悲的，我和小春就是这么可悲，我们居然上了夏利就出动了，我们从东高地开到虎坊路，在丁字路口不远处找到那个招待所，招待所处在地下室，小春在那里认识两个姑娘，一个叫菲菲，一个叫嗡嗡，她们刚从舞蹈学院毕业，分到一个歌舞团，歌舞团没有地方给她们住，便为她们租了一个地下室招待所，此外，歌舞团先让这些刚毕业的姑娘和小伙子到外地演出了一圈儿，让姑娘的大腿和小伙子的肌肉为歌舞团挣了点钱，最终才把她们关到地下室里。

这些都是小春告诉我的。

9

小春还告诉我一些别的事，比如：他认识两个姑娘的

曲折经历。

起因是半年前，他带着一个姑娘回家上床，但那个姑娘非要跟他学开车后再上床，小春虽然弄不清学开车和上床之间有何联系，但姑娘说了，小春仍然照办，两个人在南苑机场附近练车，小春当教练，姑娘开，姑娘把车开得险象环生，差点撞到一队正在机场附近巡逻的士兵，这些荷枪实弹的大兵负责保卫机场，一直坚信，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才会使坏人身处险境，但没想到自己也会身处险境，于是一气之下，把小春和姑娘带回营房，当做试图破坏机场设施的可疑人员审了一通。

小春知道，大兵长期与大兵相处，看到有人与姑娘在一起便会十分不快，但同时也对与姑娘相处十分好奇，于是，小春就设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在审讯中，他对大兵们讲起找到这个姑娘的经过，不料，大兵中有一个情窦初开的居然也想试试，就缠上了小春，这个大兵是北京人，他们家在舞蹈学院边上开了一个小卖铺，每天都有嘴馋的舞蹈学院的姑娘前去买零食吃，姑娘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还有比她们更馋的人，那就是时常在小卖铺里帮忙的大兵，姑娘们年纪很小，于是大兵就耐下心来等她们长大，她们长到十七八岁时，纷纷有了男朋友，却没有一个爱上大兵，大兵因此很苦恼，于是让小春给他想办法，通过让利销售，大兵博得了一个班姑娘的好感，这个班全部分到了歌舞团，对于大兵来讲，那时大势已去，班里只有两个姑